

● 中国通俗军事文学丛书

灵山蓝猫

LINGSHAN
LANM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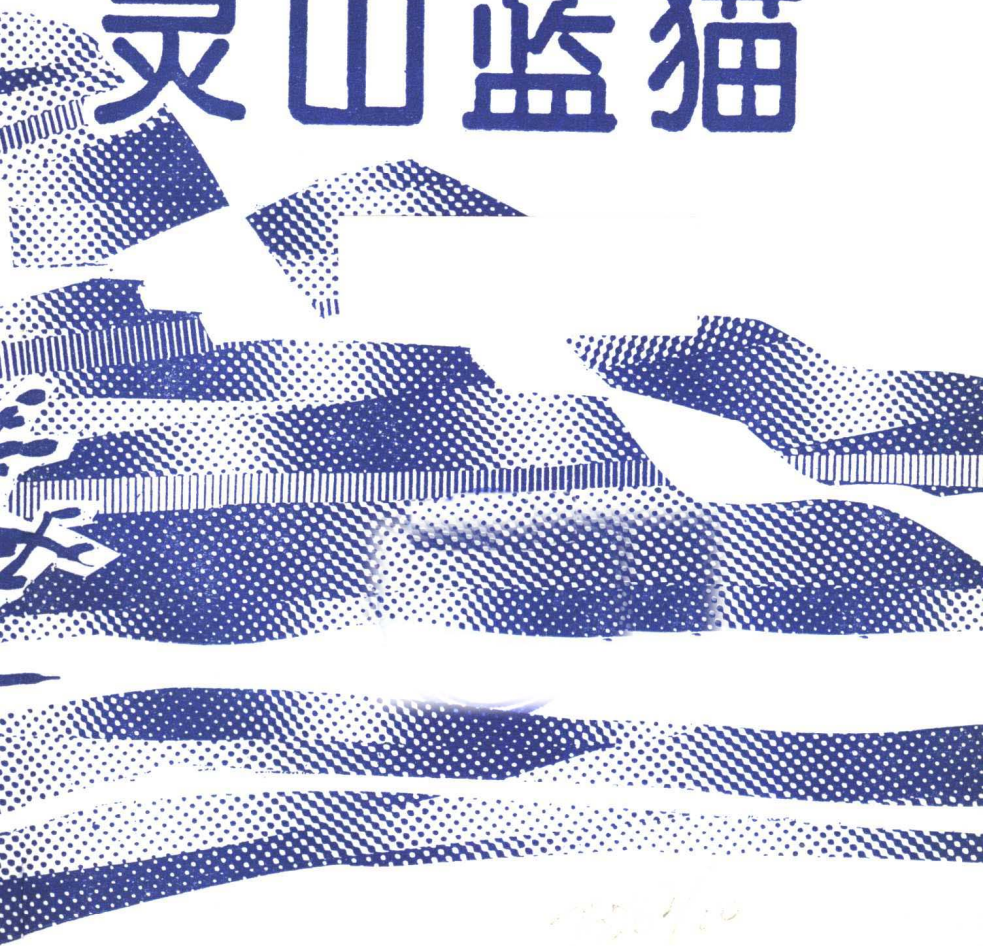
蒋健生 著



● 中国通俗军事文学丛书

LINGSHANLANMAO 蒋健生 著

灵山蓝猫



新登字(京)118号

书 名：灵 山 蓝 猫

著 者：蒋 健 生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（邮政编码 100034 • 电报挂号 6550）

封 面：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版者：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

印刷者：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：河北三河县东方装订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：12

字 数：255,000

版 次：1993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,001—5,000

书 号：ISBN 7-5033-0400-6/I•453

定 价：5.9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献 给

为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、英勇献身的炎黄子孙。

——作者

热心于战争的人，不懂得战争。
凡是经历过战争的恐怖，而仍爱战争者，简直就不是人类。无论什么方法都要比战争好，我们必须不惜代价来避免战争，除非在民族生存受到危害的时候。我是恨极了战争……

——东乡平八郎

目 录

楔 子	(1)
第 一 章 敌进我进	(4)
第 二 章 古城蛛网	(24)
第 三 章 “久久行动”	(44)
第 四 章 “共荣行动”	(90)
第 五 章 阴阳权谋	(135)
第 六 章 以儆效尤	(168)
第 七 章 心的召唤	(194)
第 八 章 好战必亡	(237)
第 九 章 杀敌以怒	(276)
第 十 章 遥夜沉沉	(305)
第十一章 腥风血雨	(319)
第十二章 攻克都城	(347)
尾 声	(377)

楔子

夕阳西坠，暮色苍茫。

起伏绵延的峰峦，高矮参差，沉浸在茫茫的暮色里。

鸦雀归林，聒噪不休。

夜幕降临。峻岭巍峨，那座形似雄狮的峰峦剪影，亚赛一头敛腹欲跃的醒狮。

雄狮峰下，古朴的灵山镇，显得格外静谧温馨。

月亮冉冉升起，给紫霭色的狮峰罩上一层薄绢似的清辉。

月光如水，投在灵山镇北一座青砖对缝、石狮把门的院墙上，映照出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：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灵山支队指挥部。

司令员兼政委文西、师部敌工科长张忠，从指挥部门里走出来，在操场上投下了两条斜长的身影。他俩朝西北角的大槐树走去。

“这次把你从正面战场上调回来，想得通吗？”

“服从命令，是军人的天职！”张忠脚不停步，“文老师……”他自知失言，连忙改口，“司令员，您放心好了！”

“不！”文西笑着兀然住步，“如果心里想不通，你仍然可以回师部去！”

文西原来是山原大学的历史系教授。张忠是他的学生。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在文西的影响下，张忠和几个同学，毅然投笔从戎，参加了八路军。他最初在文西麾下当侦察排长，后来被师部调去任敌工科长。鉴于“反蚕食”斗争的需要，文西又请求师部把他调回支队。

对于张忠来说，只要有仗打，调到哪里都一样。此刻，他听文西话里有话，忙说：“当然，作为敌工科长，我希望经常有机会‘接敌’，至少隔一天能同敌人打个照面！”

“你呀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！”文西亲昵地拍拍张忠的肩膀，笑着说，“何止‘经常’，叫你时时刻刻都会同敌人打交道！”

“那敢情好！”张忠来了精神，一把攥住文西的手，“文老师……不，司令员，您说吧，什么任务？”

“别急，你听我慢慢说！”

文西告诉张忠，离灵山镇不足百里的都城，日本鬼子的驻屯军，已经增至一个联队。驻屯军司令官山本大佐，命令副联队长铃木中佐，纠集伪军大队长黎逊，以及三教九流的土匪恶霸武装“青龙会”、“义勇团”、“红刀队”等，共数千人，疯狂地在“治安区”进行清乡；在“准治安区”蚕食；以实现摧毁我们“非治安区”的阴谋。

文西说：都城是本地区各铁道荟集点，是南北大动脉的咽喉。为了巩固灵山地区根据地，并拖住南下扫荡的敌人，指挥部曾派出以曾照强为首的十二人武装小分队，潜入都城，开展地下斗争，但没有成功……

张忠坐在槐树下，静静地听着。

月上中天。张忠明确了调回指挥部的使命，异常激动，霍

地站起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请司令员下命令吧！”

“明天晚上出发！”文西说。

这时，一声枪响从镇外传来。

俩人不由一怔。

第一章 敌进我进

1

警卫排长前来报告：哨兵看见了远处月光下一个人影，问口令，拒不答，倏地闪进了树林，便打了一枪。警卫排派人在镇外和镇内搜索，一无所获。有人认为：荒凉山区，常有野兽出没；当然，也不能排斥敌特、奸细伺机刺探情报的可能！

夜阑更深。张忠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槐树下，文西的话又在耳畔萦绕。

张忠被调回指挥部的任务，是潜入都城，接替上批武装小分队开拓地下工作。

武装小分队队长是曾照强，兼任小分队党支部书记。在潜入都城时，被鬼子哨兵发现。双方接火后，十二个人被冲散，只回来一位小战士，因伤势太重，流血过多，未能将情况汇报完就牺牲了。

张忠潜入都城的使命，是了解已经潜入都城的同志情况，领导他们克服困难，开展工作；更重要的，是在都城传播抗日火种，最后与指挥部里应外合，一举收复都城——切除南北大动脉上这个毒疣。

文西计划让张忠再带一个班人马。张忠拒绝说：“人多目标大，有四个人足够了！”

“也好。兵贵精，不贵多！”文西同意道。

但是，要挑选三位什么样的战士呢？

张忠为此事绞尽脑汁。他明白这次任务重大，挑选的同志，应该是能自觉执行“革命两面派政策”的战士。

“革命两面派政策”，是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同志，在《五年来对敌斗争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》的报告中提出的。他将当前的敌我斗争，概括成“敌进我进”四字方针。切实实施好四字方针，是打入敌占城市，深入开展工作，当好“革命两面派”。

文西为他提供了三个人：嵇有贵、阎芳和路玲。

四人小组中，倒有两个是女同志！张忠心里不高兴，却没说出来。文西仿佛看出了他内心活动，便笑道：“不要低估了战争中觉悟了的女性哟！何况，阎芳是你山原大学的同学！行不行，考场上自见分晓！”

.....

天亮了。张忠刚刚洗漱完毕，身着戎装的阎芳和路玲，便笃笃地叩门了。

“请进！”张忠开了门。

两位飒爽英姿的女性站在门口。

路玲立正敬礼：“报告张队长，我和阎芳是奉命前来接受考核！”

“考核？”张忠在俊秀的姑娘面前，有些腼腆。

“政治时事、政策、射击、骑马、格斗、日语会话……”文静的阎芳说。

“免了！看在佛面上！”张忠诙谐地笑笑，“回去做好准备，夤夜出发！”

黑夜沉沉。没有月光。文西送张忠一行四人出镇，一再嘱咐张忠：“接头暗号不要彼此‘串了门’！”

“请司令员放心！”张忠说。

这时，前面突然响起枪声。众人一怔。

文西说：“向后转，走镇南……”

2

刚出镇南，警卫排长前来报告：适才击毙一名可疑分子。从死者身上，搜出一本黄皮派司，上面印有一只“蓝鹰”，内印日文、编号。填发机关是“都城特高科”……

“司令部请司令员马上回去！”警卫排长又说。

“看来，这是天意！”文西对张忠说：“诸位，还是南天门打伞——一同往镇北走吧！”

来到指挥部司令员办公室，文西和张忠一行人研究了“蓝鹰派司”。彼此会心一笑。

文西说：“这玩艺说不定在你们手中，比在我的手里管用，带上吧！”他把蓝鹰派司，交给张忠，“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不送了！祝各位一帆风顺！会师都城再见。”

马蹄啍啍，空谷传音。

一行二骑四人，星夜并辔而行。出了崆崆山路纵横交错的“非治安区”，来到残丘累累，黄土厚实的“准治安区”。不一会儿，一座黑糊糊的村庄横在面前。

“嵇庄！”阎芳和路玲压低嗓门说。

“我们村!”嵇有贵惊喜地附和。

张忠手抚马鬃，乘马停蹄。同骑一匹枣红马的路玲和阎芳，也如法炮制，摸摸马鬃和背脊，让坐骑停蹄。

张忠问嵇有贵：“要进村看看你爷爷么？”

“在这次行动计划中，没有列入这一项目！”

“我有权批准任何补充计划！”

“队长您的意思是说，将在外……”嵇有贵愕然。

“不！”张忠激动得声音有些发颤，“离开指挥部时，文司令员已授与我独立作战、处置一切的权力！”

“是吗？”阎芳和路玲惊诧地问。她们为组织上给予小分队的信任，感到无限温暖和无尚光荣。

“是的！”张忠又问坐在身后的嵇有贵：“可以给你十分钟！”

“兵贵神速。上路吧！”

“也好，下马！”张忠命令。

四个人从两匹马背上下来，用手抚摸马脖，使其掉头，向着来的方向，轻拍马臀。两匹无辔无鞍的骏马，撒开四蹄，朝灵山方向奔去了。

“检查装备，准备出发！”张忠命令。

每个人迅速检查自己身上的飞镖、匕首、二十响德造快慢机。张忠命令嵇有贵：“信鸽分发给各人自己携带！”

“这是您的一号！”嵇有贵随手抛出一只羽鸽。这小巧玲珑的家伙，亲昵地落到张忠肩头。

“这是二号和三号！”嵇有贵分别将另外两只鸽子，抛到阎芳和路玲肩上，然后自己留下一只蓝的。

张忠一看夜光表，发出命令：“急行军，四十分钟内赶到

王家坳！”

更交五鼓，张忠一行人来到王家坳村口。这是都城南郊“治安区”的门户。虽说尚未筑起炮楼，但铁蒺藜仅是“网开一面”，由一班伪军踞守。

张忠一行人踉踉跄跄出现在铁丝网跟前。

哨兵拉动了枪栓：

“口令？”

3

哨兵原在抱枪打盹。他是让阎芳、路玲的歌声惊醒的。她们唱的是日语。哨兵听不懂，但从她俩低沉、抑郁、悲切的声调中，似乎领悟到两个女人痛苦的内心世界。“莫非是皇军随营慰安妇？”哨兵心里这么想着，就又听她们唱下去：

老太太，

您在凝望什么呢？

丈夫还是儿子？

他们都没有回来么？

不会回来了——

支那是个好地方，

那里有人间天堂——

芳草萋萋，野花朵朵，

散发着醉人的芳香。

有人说：

那是您丈夫、儿子的脊髓酿就。

老太太，
莫哭泣，别悲伤……

悲楚、凄凉的歌声由远而近，开始像呜咽，渐渐走近，哨兵才听出这是颇为流行的一首日本歌谣。在都城日本人开设的“待合室”和华人经营的酒吧间，经常可以听到。

哨兵是个年逾而立之年的汉子，还没有家室，听了女人这般缠缠绵绵、凄凄楚楚的歌声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就又竖起耳朵听她们反反复复唱下去。

“妈地！”歌声响到铁蒺藜跟前，哨兵吓了一跳——来者不止两个女人，还有两个男人：走在前面的身着便服，个子矮小。聚光灯下，照出一张猥琐的脸；走在后面的那个男人，身着日本军服，个子魁伟，佩带的像是尉官军衔，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，阔嘴厚唇，像有几分醉意，由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搀扶着。两位女人，脸蛋都十分俊俏，鹅蛋形，柳叶眉，丹凤眼，瑶琼鼻，樱桃唇。她们梳着大和头，穿着艳丽的和服，束着高档的腰卷。足上套一双踏比（布袜子），趿一双油光锃亮的漆花木屐。

两个男人身上泛出的酒气，麝和着女人身上溢出的香气，被习习的夜风吹进哨兵的鼻腔中。他陶醉了。出于军人的职责，他还是拉动了枪栓，喝叫：“口令！”

“八格牙路！”张忠睁开惺忪“醉眼”，用日语有气无力地叽咕了几句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嵇有贵一听，火冒三丈，掏出“蓝鹰”派司一晃，气呼呼说：“太君骂你混蛋！要老子给都城驻屯军司令官室挂电话，请山本太君给你答口令！喂，你们的电话呢？”

哨兵一时懵怔了，战战兢兢问道：“你先生是……”

“你眼睛长在腭沟子上啦吗？特高科的〇八号！”

不等哨兵回话，张忠挣脱开阎芳和路玲，踉踉跄跄冲到哨兵面前，抬手就扇了他两记耳光：“你的，良心的坏了坏了的，军机的耽误，死啦死啦的……”

4

伪军哨兵被打得晕头转向，身子歪歪斜斜的，总也站不直。他越是站不直，张忠越打。

嵇有贵忙上前提醒哨兵：“兄弟，不要再惹太君生气！还不赶快谢恩？”

哨兵恍然大悟，顾不得拾取地上的枪支，支撑起脊梁骨，挺胸凸肚，大喊一声“哈依！”

张忠听了这声叫唤，才歇手扬长而去。

哨兵没来由白挨了几个嘴巴子，心里好不恼火，朝四人远去的背影啐了一口，无可奈何地拾起枪，真想朝消失在黑暗里的“太君”来一“匣子”。然而，他顾及到还得混碗饭吃，涌上心头的无名怒火又压下了，只好自认晦气……

张忠一行人，撇开大街，专拣陋巷走。几次听到日军夜间巡逻队囊囊囊的皮靴声，他都巧妙地领着三位战士绕开了。就这么捉迷藏似地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在天放亮时，他们已大模大样走在都城繁华的大街上了。

旭日东升，霞光万丈。

共荣街八号的“杏花村”酒楼门前，站排买油条烧饼的人，摆成了一条龙，叽叽喳喳叫嚷。跑堂的，售饼的，忙得

不亦乐乎。

忽然，人们避瘟疫似地散开走了。门前冷冷清清，可以罗雀。跑堂的十分纳闷，抬头一看，心里着实暗吃一惊：一个鬼子军官领着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大摇大摆跨进门来。

“太君请座！”伙计们一个个点头哈腰，笑脸相迎。

“太君”没有理会，却用日语对身旁的“便衣”叽咕了一阵。“便衣”对伙计说：“太君问你有没有雅座？”

伙计忙不迭地点头：“有，有，楼上请！”他心里话：有这样的丧门星光临，十拿九稳得关门大吉。此刻已有不少顾客悄悄溜了，再不把这四颗“丧门星”“坚壁”起来，今早的生意甭想做了。伙计这么想着，将“太君”一行引到楼上，哈腰笑嘻嘻地问：“太君什么的咪西？”

“叫你掌柜的来！”“便衣”待“太君”用日语叽哩咕噜完后，就传话给伙计。

“哈依！”伙计兔子般溜下楼去。

掌柜的姓罗，名汉果，四十开外，圆脸、蒜鼻，微胖，稍矮，抿着厚厚的嘴唇和因发胖微闭的眼角，似乎总挂着一丝微笑，刚剃的头泛着青光。伙计叫他时，他正用浴巾擦拭胸背上的汗水。那模样，活似一个无忧无虑的弥勒在沐浴……

听伙计连喊带叫，他皱了皱眉，连件褂子都不穿，攥了把大蒲扇上楼来了。

罗汉果撩开珠帘，跨进雅座，正待扮个笑脸唱个大喏招呼太君，忽见八仙桌上有双筷子微微叉开，摆成“八”字，心中不禁兴奋得“格登”一下，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再定睛一看，确实是个“八”字，且像故意摆的。于是，他笑眯眯地走近桌旁，躬身一揖：“太君想吃点什么？”